

歷史與空間

文：龔敏迪

七月食瓜

歲月的流轉又到了食瓜的最佳季節，《左傳》記載：「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雖然次年瓜熟時，齊侯失信了，但一年一度的瓜期卻不會改變。《詩經》中除了：「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以外，還有許多處提到瓜，說明瓜從來都與生活有着密切的關係。特別是炎熱的夏天吃上幾片瓜，確實是一件美事，大家坐下來一邊吃瓜，一邊聊聊，更是充滿了生活情趣。唐太宗就曾和杜如晦等人一起吃瓜，所以杜如晦死後，唐太宗「食瓜美，愴然思之，遂輟其半，使置之於靈座。」《禮記》和《論語》都提到「瓜祭」，孔穎達解釋說：「瓜祭者，食瓜示祭先也。」古人先用瓜來祭祀，表示一下慎終追遠，以及對大自然賜予的感恩之情。可是瓜有多種，《廣雅》說：「龍蹄、獸掌、羊駝、兔頭、桂糖、蜜膏、小青、大班，皆瓜名也。」但實際上卻很少講他們吃的是什麼瓜。

《揮塵錄》記載：宋徽宗時，蔡京之子蔡攸提舉秘書省，夏天，他與屬下一起吃瓜，讓大家邊吃邊講有關瓜的事，講一件吃一片。但「坐客不敢盡言」，結果自然就屬他知道得多。可是有個以精於鑒賞、考據聞名於時的校書郎董彥遠，卻忍不住一連講了好幾件大家不熟悉的事，而且有根有據，不得不令人佩服。喜歡「心靈雞湯」的人也許會說這是書生意氣，因為董彥遠因此「後數日果外補」了。但正如馬丁·路德金所說：「社會的最大悲哀不是壞人囂張，而是好人過度沉默。」董彥遠不會不知道後果，但隱忍到最後，他還是決計向侮辱眾人智商和學術人格的蔡攸發起了挑戰。對於蔡攸而言，其行為何嘗不是對他人存在的蔑視，但董彥遠以不屑一顧的態度，從容表達了對權威的蔑視，卻是更深層的蔑視。

也許他們提到了唐李賀說武則天狼手辣的《黃台瓜辭》：「種瓜南山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二摘使瓜稀，三摘猶為可，四摘抱蔓歸」；也許也提到了三國步騭和衛旌合夥種瓜，「晝勤四體，夜誦經傳」，而受辱於縣令焦矯的故事；還有梁楚邊境都種瓜，梁勳楚懶，梁縣令宋就用了悄悄幫助楚人打理的辦法，消解了紛爭的故事。但不知道他們吃的是不是西瓜？五代的時候，後晉同州郃陽縣令胡嶠，隨宣武軍節度使蕭翰一起去了契丹，結果蕭翰被告發謀反被殺，胡嶠在契丹呆了七年，回來後著有《陷虜記》，其中講到了西瓜：「契丹破回紇得此種，以牛糞覆棚而種，大如中國冬瓜而味甘。」李時珍也說胡嶠「得此種歸，名曰西瓜，則西瓜自五代時始入中國」，從此才有了西瓜之名。西瓜寺坐落在九江市武寧縣楊洲鄉境內，相傳是孫權祖父孫鐘種西瓜的地方，現已更名彌陀寺。史書記載孫權原籍浙江富陽，後祖輩移居曲阿，孫鐘是在江蘇丹陽司徒種瓜，此處不當有西瓜寺，果然，該寺有《長明燈會碑》記載：「西瓜寺在萬曆辛巳年才初建告成。陶弘景註《本草》時，曾提到「永嘉有寒瓜甚大，可藏至春者。」李時珍認為這就是西瓜。但李白《尋魯城北范居士》有「寒瓜蔓東籬」；宋張耒《海州道中》說：「逃屋無人草滿家，纍纍秋蔓懸寒瓜」；段成式的《酉陽雜俎》載有沈約《行園》詩：「寒瓜方臥壘，秋蒲正滿波。紫茄紛爛熳，綠芋都參差。」臥壘的也並非只有西瓜，從中都不能確定秋天晚生的寒瓜就是西瓜。1976年，廣西貴縣西漢墓都室淤泥中曾發現西瓜籽；1980年，江蘇省揚州西郊邗江縣漢墓隨葬漆筒中出有西瓜籽，墓主卒於漢宣帝本始三年；1959年2月24日的《光明日報》報



西瓜解暑。

網上圖片

道：在浙江杭州水田畝新石器時代遺址中也曾發現過西瓜籽。於是，最起碼五代時西瓜傳入中國的說法就不能成立了。

召平東陵瓜是文學作品中最多見的典故。清代揚州人宗元鼎為瓊花觀賣花老人作傳，還說他家「嘗有五色瓜，云即昔之廣陵人召平種也」，如果真是這樣，倒有幾分西瓜的影子。召平是秦朝東陵侯，但也算是既得利益者了。然而《史記》記載他假傳陳勝之命，拜項梁為楚王上柱國，說：「『江東已定，急引兵西擊秦。』項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在陳勝敗亡的關鍵時刻，起了扭轉形勢的關鍵作用。入漢以後，他卻在西安北關外的東門種起了瓜。不用說，他是個極富有政治頭腦的人。陳豨反叛後，又用蕭何之計殺了韓信。大臣們紛紛向蕭何請罪，惟他他說禍事到了。因為劉邦怕開始忌諱蕭何了。最後蕭何聽從他的建議，將自己的傢俬獻出，還將親屬都送往前線去打仗，才贏得了劉邦的信任。歷代很多人紀念他，東晉阮籍詩中說：「昔聞東陵瓜，近在青門外。」陶淵明說：「邵生瓜田中，寧似東陵時？」李白詩：「昔日種瓜人，青門東陵侯。王維說得更直白：「青門種瓜人，舊日東陵侯。富貴故如此，營營何所求？」

書若蟬蛸

文：葉輝

回家再看看鳳凰木

家居附近有一棵鳳凰木，六月上旬的一個安靜的午後路過，忽見一樹紅花，開得正盛，那時人閒心不閒，匆匆走過，大概以為來日方長，改天才去看個夠吧。料不到鳳凰木這一年的花期特別短，六月中旬再路過，驚覺才不過十天八天，鳳凰木已經只剩下一片綠意，再沒有「葉如飛鳳之羽，花若丹鳳之冠」了，心底倒不免有些許悵然若失。

那時就忽爾想起另一宗久遠的事。浮世匆匆，輕易錯過了，又豈止鳳凰木的花期？此樹又名影樹，想起童年時，馬山村故居也有一棵，那大樹真是夢中之樹，鄰近西樂園寺，為宣化上人所建，至於那棵影樹是否宣化上人所種植，就不得而知了。

年代久遠，山移了，村拆了，西樂園寺早已不復存在了，宣化上人其後據說雲遊舊金山弘揚佛法，在一九九五年圓寂了，據說遺下了業權官司；此刻遙想山村上的那棵影樹，頓覺如夢如影，一切皆空了。

然則有一回偶爾聽到孟庭葦的《鳳凰木》，忽覺此歌於我似有冥冥中的禪意：「三歲的影子他要帶我去遠足/ 問我是否想回家再看看鳳凰木/ 問我還在不在睡夢中哭/ 想念紅紅的火焰開滿了山谷」——

邊聽邊覺得，此樹與我似有前緣，那就是我遠去已久的童年嗎？那棵堪可「回家再看看」的鳳凰木，是否當年鄰近西樂園寺的那一棵？那麼，誰是「帶我去遠足」的他呢？

每一個人都合該有一棵心中的鳳凰木，話說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吾友古劍家居掃桿埔，附近也有一棵，有一回與他在樹旁閒聊，便讀了鄭愁予的《裸的先知》：「與一艘郵輪同裸於熱帶的海灣/ 那鋼鐵動物的好看的肌膚/ 被春天刺了些綠色的紋身/ 我記得，而我什麼都沒穿/ (建紋身都沒有) / 如果不是有一些鳳凰木的陰影/ 我會被長羽毛的海鳥蓋死」；「我那時，正是個被擲的水手/ 因我割了所有旅人的影子用以釀酒/ (那些偽蓋着下肢的過客/ 為了留下滿世的子女?) / 啊，當春來，飲着那/ 飲着那酒的我的裸體便美成一枝紅珊瑚」——眼前的一樹紅花，何如一記憶深處的紅珊瑚？

浮世匆匆，鳳凰木的花期（以及陰影）太短暫了，對浪漫不羈的詩人如鄭愁予來說，也許只有「割了所有旅人的影子用以釀酒」，當春來到了，才可以在飲酒的時候，讓自己的裸體「便美成一枝紅珊瑚」吧。犯不着為轉瞬花事而故作惆悵，記憶中總有一些不大起眼的角落，暗藏着惺惺浮生不斷記得某些玄奧。

青年鵬外鵬將影樹稱作映樹，花期過了，哪怕是八月，這映樹之葉也一樣有可觀之道，詩說：「晴空下幼年之映樹之葉/ 八月之晨風輕漾/ 一聯隊一聯隊的輕夢呢」；「夢的聯隊一明一滅/ 軟風中晴空下/ 映樹的心裡映樹的身/ 飄然的游泳」——飄然游泳的，許是每一個人的夢中之樹吧。



鳳凰木

網上圖片

文藝天地

來鴻

文：馮磊

讀蟲記

時值盛夏，家裡突然冒出許多灰褐色的小飛蟲。這種名叫毛蠓的小東西貼在衛生間的牆壁上，讓人傷透了腦筋。面對滿牆的小蟲子，我們動用了十八般兵器。先是，在室內用蒼蠅拍子打，用舊衣服搗。之後，又拿來殺蟲噴霧劑對着地漏「戰鬥」了一番，整整折騰了兩個小時方才鳴金收兵。

一宿無話。第二天早晨起床，發現衛生間裡又出現了幾隻這樣的小東西，真讓人氣餒。

在較遠一些的記憶裡，有一種叫做臭蠓蟲的，也曾與我們的生活形影不離。這種蟲子通體灰色，體形橢圓，有內外雙翅，翅膀上有些美麗的灰黑色小點，非常醒目。在初夏的早晨，它像直升機一樣緩緩飛起和落下。這時候，我們可以看到它半透明的薄翅，輕盈而自在。——在北方，沒有人喜歡臭蠓蟲。只要被它所釋放的臭氣沾染，短時間內就再也不能清除。

後來讀魯迅的文字，讀到「倘若按住它的脊樑，便會噴出一陣煙霧」之類的文字，我曾深以為這臭蠓蟲便是斑蝥。但是，後來找了資料來看，發現並非如此。臭蠓蟲學名「椿象」，雖然它一點兒也不像大象。（不過，仔細想一想，這世上人人皆有虛榮之心，把臭蠓蟲當作大象的人並不在少數。貧民百姓有，文人學者有，達官貴人也有。想通了，也就見怪不怪了。只是，這等世相，就苦了那些認死理的「好孩子」，他們一開始會感到驚訝，然後憤怒，最後躲到書齋裡研究《易經》去了。於是乎大家相安無事。）至於斑蝥，形象要靚麗得多。它那狹長的雙翅伸展開來，就像一架架氣派的大黃蜂。

1912年5月，周樹人先生赴北京謀生。魯迅這次北京之行，其實得益於蔡元培先生。這年2月，時任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教育總長的蔡元培任命魯迅為教育部科員。3月，孫中山辭去職務，袁世凱在北京坐上了總統的寶座。4月底，魯迅與好友徐壽裳從紹興出發，去北京就任，並於5月初抵達北京。

5月6日，遷往北京的教育部開始對外辦公。這一天，周大先生坐着驛車去上班。在教育部簽到以後，他回到山會邑館，給二弟周作人寫信告知了一切，然後上床休息。

這個晚上，魯迅睡得並不好。在日記中，他寫道：「夜臥未半小時即見蠓蟲三四十，乃臥桌上以避之」。蠓蟲就是臭蟲，又名木虱、床虱、壁虱。這種蟲子，在我的老家山東並不常見，但是在北京卻不少。2001年，我到北京旅遊，在所住的地下室裡見到過很多帶翅膀的漂亮蟲子，並試着用殺蟲劑消滅它們。當時，也曾以為這就是蠓蟲，或者說臭蟲，但其實並非如此。今天想來，我見到的應該是蟑螂，就是周星馳先生口中所說的「小強」。

與椿象和斑蝥不同，臭蟲沒有翅膀。它的成蟲通體肉乎乎的，專門吸食人或者其他動物的血，是真正的吸血鬼。有在中學教生物的朋友說，這蟲子有個特點，但凡交配的時候，雄性的蟲子必用劍一樣尖銳的生殖器刺破雌蟲的隨便哪個部位實現受精。——世上臭蟲這麼多，不知道是否與這種極度隨意的交配方式有關。

這世上，為了繁衍後代，各色物種想盡了千方百計。據說，螳螂也很厲害，雌螳螂繁育寶貴的時候，會吃掉自己的丈夫。回家之後，我將蟲子的故事說了一遍，內人聽了，陪着我一起感慨了很久。

浮城誌

文：蘇畫天

夢魘

電梯忽然在中途停下，人群中驚起一片騷亂的聲音，另一個聲音同時在背誦着什麼。我從樓底走出去，卻忽然跌倒，有很多東西落在我的前面。我開始在那些建築的周圍奔跑，有什麼人在追趕我，恐懼同時在我背後，如同一個野人。我跑過廣場，那些咖啡館和雕像都在墜落，變成新鮮的廢墟。我跑過那些低矮的平房，有許多孩子和我一起奔跑但最後都不見了。我順手扶起一輛車子，騎向荒僻的城郊，那些塑料加工場和發電站變得模糊。有一條河總是與路平行着曲折向前，一切都在變快同時也在變慢，往事匆匆後退又向前回溯。我騎過那些燒焦了的莊稼地，騎過四散的叢林，甚至看到了遠處的雪，卻在山頂向下加速的時候跌落在盤山公路的某處，那輛車子在空躍起，但終究沿着山坡滾下去了。我躺在一邊，雪仍然在遠遠的山上，揮之不去。我的東西四處散落，那些日常用品在我的周圍，和飄忽的雲一起，構成暈眩之後的一切。草叢起了又落，山泉斷續不定。

當我一個人遠遠的山上，偶然的雨順着風吹來。我騎車超過了一些人，也被那些人超過。我不斷下山又不斷上山，那追趕我的好像仍然在不遠的地方等着我停下，等我忽然感到疲倦，匆匆老去，就像那條總也逃不掉的河，總是與走過的路平行着。總是這樣。

當我還在城市裡的時候，透過陽台可以看到遠處的兩座高樓之

間是基督教堂。那是在春天。夏天的時候路上的一排樹會升高，擋住我的視線，直到高過那座教堂。冬天樹葉都落了，便又能再次看到那座有些低矮的建築。總是這樣。

當我選住在村子裡的時候，穿過唯一的一條街，在很多的午後，總可以看到那些男人們蹲在路邊聊天，像是談論着什麼。他們慢慢變老，在吃飯的時候總忍不住端着碗麵條去院門口，和對面那家的男人說說收成，說說剛剛經過的那輛汽車，或是村東的男人去新疆今年春節也還是不準備回來，順便看看對方碗裡有多少雞蛋，或是有幾片肉。他們建磚廠，莊稼地落下去了一層，等磚廠也忽然塌掉，他們仍是在地裡種麥子。總是這樣。

我從這一切之中驚醒，一切便開始從我的記憶中散去。這時我什麼也不想做，只是要努力回想起發生過什麼，雖然一切都在以衰滅的速度從我的記憶中被抽離，先是介詞，然後名詞和動詞也開始消散。

電梯。騷亂的聲音。一個女人持刀，而我躲在角落，看人群四處逃散。我無法認出任何人，也不知道這是什麼地方。那個女人的形象仍然向前奔去，卻又像是在向我跑來。我開始奔跑。奔跑。像是葉子掙脫了樹幹，我感到疲憊。像是葉子被托着掉著。我順手扶起什麼，騎向荒僻的地方。無法看清。我感到冷，有雨的聲音。

奔跑。騷亂的聲音。一切都在奔跑，將我攜向與城市相反的路徑上去。

我打開手機，凌晨四點，天還未亮。我的床單散亂，有很多空空的衣架在高處掛着，發出碰撞的聲音。我就這樣躺着，如此清醒，如同一輛廢舊的自行車，跌倒在路旁，緩慢地看窗簾上透過來的白，在寂靜中變幻着升起。

網上圖片

手寫板

文：星池

遮蔽

窗外持續颳起大風沙，環境如常惡劣，附近的景物一片朦朧。屋內，陳先生開始拿起濕毛巾，一絲不苟地擦抹客廳的擺設。

須臾，陳太太推開大門從街外回來，並急忙關門，極愛清潔的陳先生急忙喊道：「妳的身上冇塵沙？」陳太太淡淡地說：「入屋前，已拍走頭髮及衣服的塵埃。」陳先生一邊低頭抹桌子，一邊冷淡地說：「謹慎為上，以免塵土有機會肆意飛進來。」陳先生察看廳內的窗，續說：「我多麼擔憂這些窗子不夠穩固，塵粒可以輕易潛入。」

陳先生忽然問：「兒子是否在睡房？快點叫他出來幫忙打掃地方。」陳太太緩緩坐下，輕聲回答：「他應該不在家，平時他愛穿的那雙鞋子不在鞋櫃內。」陳先生取出掃帚，清潔地板，冷酷地說：「我只記得鞋櫃那邊已抹過，沒有塵埃。」陳太太以變得尖酸的語氣說道：「我們的房子不算大，他在不在家，你也不為意嗎？」陳先生掀起嘴角笑說：「慶幸房子細小，否則我要花上更多時間心力來清潔地方，這兒定必要一塵不染。」

兒子恰好在此時回家，即瞥見陳先

生正勤力地打掃。當陳先生發覺兒子站在眼前，即抱怨地說：「你去了哪兒？返來之前有冇抹乾淨身上的塵埃？」兒子一言不發，衝進睡房。陳先生驚訝地說：「這太可怕了，看來稍後要徹底清潔他的房間。」陳太太嘆息搖頭，站起來，前往兒子的睡房，不再理會陳先生的嘮嘮叨叨。在她叩門並準備入內之時，背後傳來了陳先生的尖叫聲及「沙發後面何以滿是灰塵」這句說話。

兒子坐在床邊，無奈地對陳太太說：「有時候，我多麼盼望自己是一顆微塵，那麼父親會更在意我的存在。」陳太太溫柔地說：「這又怎能相提並論，我肯定你的父親絕對不會把你如塵埃般掃走。」兒子聳聳肩，愁眉輕鎖地說：「我無須他留意我身上的塵土，只希望，他能關心蓋在我心坎上的一層灰塵，幫我輕輕抹掉。」陳太太和藹微笑道：「有何煩惱事，可以向我傾吐。」

片刻後，陳太太從兒子的睡房出來，凝視依舊認真清潔房子的丈夫，感到他如何賣力也是徒然，慨嘆塵埃埋藏於陳先生的雙眼內，遮蔽了一切，令他對身邊最重要的人與事視而不見。

試筆

文：楊穎欣（寶安商會王少清中學3D）

65年後的香港

現在的香港科技先進、資訊發達。六十五年後的香港又會變成一個怎麼樣的地方呢？

在科技方面，我認為六十五年後的香港會更發達，更多的電子產品，甚至一些不用電力的先進產品可能會在那個時候面世。我們可能只要在家中說一些話，發出一些指令，電腦就會自動執行這些指令，那時我們只需躺在舒適的沙發上，享受美好時光。

在人際關係方面，我認為那時的我們將比現在更依靠手提電話這些電子產品。人們只會顧着打電話聯絡，減少了正面溝通，關係亦變得疏遠。

在能源方面，我認為六十五年後的能源供應應該已大幅減少。能源對我們的生活有很大的影響，如果能源問題愈來愈嚴重，我們可能無法正常生活，我想那時的我們應該會對此事感

到煩憂。我認為六十五年後的垃圾問題應該頗嚴重的。很多人都說香港的堆填區再過不久就會全部飽和。相信這個問題如再不好好改善，那時的垃圾難道就要扔在道路上嗎？

至於環境問題，我認為六十五年後的街道上可能會滿佈垃圾，香港的公園可能變得甚少，樹木被不斷被砍伐而變得很少，衛生和環境狀況亦變得欠佳。

由於環境衛生變得惡劣，生態環境亦會受影響。郊野公園愈來愈少，可能會經常出現嚴重的山火等。

既然我們估計到六十五年後的香港可能會出現以上種種問題，為何我們不趁現在開始實行一些可以避免和改善這些問題的行動，使六十五年後的香港仍是一個很繁華的城市。